

文脉齐鲁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“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这首《春日》是朱熹最为脍炙人口的诗作之一。

1127年靖康之变后，淮河以北尽属金国，山东早已不在南宋版图内。朱熹一生居江南，足迹最北不过至建康、婺源一带，从未逾淮。他为何能写出如此真切如其境的“泗水寻芳”？

这要从朱熹自视为孔孟道统的继承者寻踪，他的精神始终“游于洙泗之间”。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；迹虽南渡，神已北归——这正是朱熹与齐鲁文脉之间深刻而动人的联系。

在朱熹笔下，“泗水”并非单纯地理概念，而是儒家道统的象征性空间。北魏时，酈道元辗转奔波，记录自己发现泗水之源的喜悦：“水出卞县故城东南，桃墟西北……冈之西际，便得泗水之源也……石穴吐水，五泉俱导，泉穴各径尺余”。这里的“冈”即陪尾山，“冈之西际，便得泗水之源也”，确认泗水之源就在陪尾山西边。“石穴吐水，五泉俱导，泉穴各径尺余”所描述的，正是几个由石穴喷涌而出的大泉的景象。

泗水从源头奔涌向西，流经曲阜，是孔子讲学、洙泗之间“弦歌不辍”的圣地。自汉代以来，“洙泗”即成为儒家发源地的代称。

朱熹未至“泗水滨”的现场，却一直在文化想象中完成精神返乡。他并非在写一次真实的春游，而是在描绘通过格物致知、体认天理后，内心豁然开朗的境界。

朱熹由“寻”而“识”，步步深化，统率全诗的则在“新”字。泗水寻芳就是到孔子那里去寻找真理，这就是诗的主题。“东风”暗喻教化，“春”暗喻孔子倡导的“仁”。这些意思如果用哲学讲义式的语言写出来，难免枯燥乏味。朱熹便把哲理融化在生动的形象中，不露说理的痕迹，这便是他的高明之处。

诗的后两句意在启发，引导人们认识到孔子儒学的意义，一旦这些要义广为普及，被大家欣然接受，并取得新的认识，人们便会领略“闻道”的乐趣，给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蓬勃的生机和崭新的气象。正如后人评论朱熹的诗作所说：“因他胸中先有许多道理，然后寻诗家言语托出来，此却别是一路。”

在文化地理上，洙泗之间，还有一条沂水，也颇有地位。清乾隆间孔继汾编纂《阙里文献考》即确指：“洙水源在城东北五里地，名‘五泉庄’，西流入林东墙水关，经圣墓而入西墙水关，又西流折而绕城西南，入于沂，以达泗。”

这条吸纳了洙水的沂水，便是孔子暮春时所浴之地。正如《论语·先进》所载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朱熹对这几句的解释是“有以见人欲尽处，天理流行，随处充满，无少欠缺”，乃至“胸次悠然，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，各得其所之妙，隐然自见于言外”。

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李为学认为，在朱熹这里，这种天、地、人、神结构的差异造就出来的是不同的思想世界，进而衍生出不同的审美世界和生活世界。

朱熹用“生的哲学”把人道与天道贯通，将人道之仁扩展为天道之仁，将早期儒家仁的伦理思想往深处推进。他认为，达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，就能得到“至乐”。而这种“至乐”的获得，不像佛教所说，到“彼岸”中去寻找，它就在我们这个现实的世界，即“此岸”中。

所以，朱熹特别强调在平常生活中，不断积累道德行为，不断去除非道德行为，以达到“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”的精神境界。这种精神境界就是理学家追求的所谓“孔颜乐处”。

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

朱熹为何寻芳泗水滨

身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；迹虽南渡，神已北归



贫者士之常，惟当益坚所守

除了在思想上靠近孔孟，朱熹对山东还有另外一种情愫。他的祖先，源自山东。

朱熹字元晦，亦字仲晦，别号晦庵、晦翁、云谷老人、沧州病叟、遁翁等。在封建社会中，文人有众多别号，并不稀奇。奇怪的是，朱熹的著述文章有许多不同的署名，或是邹县朱熹、婺源朱熹、新安朱熹、紫阳朱熹、丹阳朱熹、平陵朱熹、吴郡朱熹，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署名“邹新”。

这一现象使人们产生疑问，朱熹怎么会有那么多籍贯？尤其是邹县、吴郡、丹阳、平陵等地，在宋代以前已经撤置，朱熹为何将这些地方作为祖籍呢？学者详考朱熹的家世，为他众多的署名寻找答案。

据考证，朱熹的始祖居住于鲁西南的邹县（今邹城），而“新”通“熹”。因此，朱熹化名邹新即邹县朱熹。新为融合，《礼记·乐记》中的“天地新合”之后，紧接一句是“阴阳相得”，可见邹新还有哲学的意义。

这说明，祖籍的演变，对朱熹思想的成长和先人从山东移居江苏徐州、两汉时期，朱氏显赫。东汉朱寓任青州刺史，朱氏又从今江苏徐州以西附近徙居青州。朱氏这次返回山东青州，比原籍更靠北一些。

青州朱氏，有一支出自朱熹远祖洪基，在东汉灵帝时，过江南迁吴郡。过江是因“国为楚所灭，乃奔吴”。另一支从朱寓的子孙开始，过江居丹阳。过江原因是汉灵帝时，朱寓“坐党锢诛”，子孙避难丹阳，遂以为家。此后，吴郡、丹阳、平陵等都是朱熹祖先的迁移居住之地。到了唐朝天佑年间（约904年），朱熹的祖先才定居婺源。

朱熹屡署祖籍，而且还署在南宋时早已撤置的县名，这反映了他的怀祖思想，是和他遵循孔孟之道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。朱熹标榜自己与孔、孟同乡。孔、孟及其门人也确实多为今山东曲阜、邹城人。孔门高徒子游的故乡虽不属山东，却是汉代的吴郡，因此又和朱熹的远祖同乡。此外，朱熹远祖于汉代徙居，是由于当时宦官擅权，朝廷腐败，而党锢被诛者多为正直的读书人和廉洁清官。这也是朱熹引以自豪的。

反观朱熹一生，一个“贫”字贯穿始终。他在文集每每每称穷，诸如“贱贫应举”“穷居奉养”“家贫累重”“迫于养亲”“贫病”“穷居”“贫病日侵”“贫悴日甚”“贫病殊迫”“贫病交离”“杜门窃食，贫病不足言”“贫家举动费力”等，言之屡屡。

《宋史·朱熹传》说：“（熹）家故贫，笔瓢屡空，晏如也。诸生之自远而至者，豆饭藜羹，率与之共。往往称贷于人以给用，而非其道义，则一介不取也。其为学，大抵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。”

在儒家的理论中，贫穷是一种生活常态，并不可耻。颜回箪食瓢饮，不改其乐，被后人引为千古楷模。正如朱熹回答吕氏说：“贫者士之常，惟当益坚所守，庶不坠先训为佳耳。”

在朱熹，身贫心不贫。他身处庆元党禁、禁毁理学的迫害形势下，仍讲学不辍，学术研究不断，临去世前三天，还在修改《大学》“诚意”章，真正做到鞠躬尽瘁。正如著名国学家钱穆所说：“在中国历史上，前古有孔子，近古有朱子。纵观全史，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。自有朱子，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，乃重获新生机，发挥新精神，直迄于今。”这背后的动力，是朱熹对孔孟精神的认同与追寻。他毕生致力培养诸子思想的思想传统。这些考古史与孟子》。他将孔子奉为“万世师表”，视曲阜为“道之所在”，其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成为后世科举标准，实为在思想上“重建洙泗”。

华山为虎，泰山为龙

除了对孔孟的追寻，朱熹一直关注山东。庆元元年（1195年）五月，他从汪氏处获得《泰山秦篆谱》新本而作跋以纪其事。此《篆谱》即指传为秦代李斯所书、刻于泰山之巅的秦篆残迹摹本，朱熹对此类金石文字极为重视，也从侧面折射出他“格物致知”的学术取向。

更为神奇的是，在地理认知方面，朱熹对泰山的山脉走势提出了系统而具影响力的论述。他在《朱子语类》中曾言：“冀都是正天地中融，好个风水，山脉从云中发来，云中正中高脊处。自脊以西之水，则西流入于龙门西河；自脊以东之水，则东流入于海。前面一条黄河环绕，右畔是华山耸立，为虎；自华来至中，为嵩山，是为前案，遂过去为泰山，耸于左，是为为龙。”

此说将泰山纳入“左青龙、右白虎”的传统风水格局，视泰山为中原龙脉东延之关键节点。这一观点并非仅属风水术数之谈，而是融合了古代地理认知、天文方位与礼制空间秩序的综合判断，体现出朱熹试图以理性框架整合自然与人文秩序的努力。

朱熹对泰山龙脉的论述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清康熙皇帝在其《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》一文中开篇即引述：“古今论九州山脉，但言华山为虎，泰山为龙。”虽康熙将泰山龙脉溯源至长白山，带有强化满洲正统性的政治意涵，但其基本地理框架仍明显承袭朱熹之说，足见朱子地理观在官方话语中的持久权威。

此外，朱熹对山川祭祀制度亦有深刻反思。他在与门人问答中指出：“古人祭山川，只是设坛位以祭之，祭时便有，祭了便无，故不妄谈。后世却立个庙貌如此，所以反致惑乱人心，俸求非望，无所不至。”该观点直指山川神灵人格化、庙宇化所带来的迷信弊端，主张回归古礼中“敬而远之”的自然崇拜。

思想的力量，往往可以洞穿百年。明代以后，尤其清代官方对泰山祭祀逐渐去人格化，强调“祭山而非祭神”，其理念源头可追溯至朱熹此处的批判性思考。



2025上新闻

2025年，动画电影“全民热”



□ 本报记者 师文静

从票房“一骑绝尘”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到票房不俗的《浪浪山小妖怪》《熊出没·重启未来》《罗小黑战记2》《聊斋：兰若寺》，2025年的国产动画电影打出独特的文化牌，动画产业迈向“工业化舰队”协同发展模式，“年轻化”的国产动画电影带来消费热，也带来文化自信。

创造诸多“高光时刻”

截至12月21日，2025年电影票房突破510亿元，动画电影票房占据半壁江山，票房破亿元动画电影达到12部。春节档动画电影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斩获154.4亿元票房，占据全年票房的30%。近期上映的迪士尼动画电影《疯狂动物城2》，全球票房突破12亿美元，其中5.4亿美元来自中国，远超北美本土市场票房。

从年初的《哪吒》到年尾的“兔子警官朱迪”，不同题材和故事模式的动画片都受到欢迎，充满活力、开放和自信的中国电影市场，正在给全球电影业带来无限商机。

动画电影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是暑期档的“黑马”，以独具风格的东方美学和当代情感表达，获得17.19亿元票房，刷新国产二维动画片票房纪录。春节档常青树《熊出没·重启未来》以8.21亿元票房，证明经典动画IP的强势号召力。回顾2025年，还有《罗小黑战记2》《聊斋：兰若寺》《时间之子》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等动画电影，在票房口碑上引人关注。无论从作品质量、票房成绩还是讨论热度来看，2025年的电影市场是名副其实的“动画电影大年”。

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《中国动画产业发展报告（2025）》显示，国产动画电影佳作频出，爆款涌现，动画电影迈入“全民消费”新阶段，优秀动画作品屡次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，中国动画正在全球加速破圈。

关键词：“文化内涵”“年轻化”

在创作方面，2025年动画电影可以概括为“文化内涵”“年轻化”两个关键词。今年的爆款国产动画电影，都在东方传统故事基础上成功嫁接了当代情感表达，让电影呈现出崭新的“年轻化”特质。

清华大学教授、影评评论家尹鸿认为，近年来动画电影成为电影“年轻化”的最佳选择，不拘一格的造型、天马行空的世界、豪情天纵的角色、敢爱敢恨的自由，都深受观众的喜爱，也让电影人看到了年轻观众的喜好和选择。

国产动画电影的“年轻化”，既体现为视觉风格的时尚感、叙事节奏的明快感，也体现为一种豪放不羁、敢爱敢恨、自由奔放、蓬勃向上的力量。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传达的鲜活、浓烈的生命力令人印象深刻。哪吒重塑肉身、浴火重生，为打破旧世界而战，喊出振聋发聩的“天地不容就扭转乾坤”，给观众冲破禁锢、解放自我的力量和勇气。《浪浪山小妖怪》中的四个角色代表当代被异化的打工仔，他们为“活出真正的自己”而热切努力着。“英雄叙事”变“个体叙事”，在影片中“看见自己”的观众，会被撞击心灵。《熊出没·重启未来》以轻松幽默的方式表达环保主题，无所不能的熊大、熊二给观众带去积极正能量。

今年的动画电影守住了“文化内涵”，进而守住了作品的美学意蕴、人文情怀。相比高票房，《浪浪山小妖怪》有更重要的文化价值。该片是中国水墨动画回归的成功尝试，重新激活了东方水墨艺术之美。《聊斋：兰若寺》五个故事，五种审美，五种表达。“崂山道士”以“毛毡”审美风格，讲一个“竹篮打水一场空”的寓言故事；“莲花公主”以水彩晕染技法，讲述梦游仙境般的公主童话；“画皮”以古画为背景，探讨婚姻困境……影片有让人难忘的中式美学和人文内涵。《三国的星空第一部》“以诗带史”，将曹操诗歌作为重要的叙事元素融入剧情，展现枭雄曹操在时代洪流中的使命和信念。片中的甲冑纹样、战争阵法、器物造型皆遵循汉制，让观众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。

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以传统神话故事，讲述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，重述成长、蜕变和爱等主题。《时间之子》展开对科幻题材故事的东方诠释。《罗小黑战记2》以古代哲学智慧解决当代文明冲突。动画电影文化自信的彰显，不仅体现在题材上，更在于叙事视角的转变——从“向外看”的模仿学习，转向“向内看”的文化深耕。焕发生机的动画电影勇敢“走出去”，产生跨越国界的共鸣。

动画产业被发现被聚焦

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调动了国内顶尖从业团队，全国4000余名工作人员、138家动画公司协同作战，完成超1900个特效镜头。得益于电影工业化体系的发展，该片借助粒子系统算法等技术，完成精彩的“百万天兵压境”作战大场面；影片技术团队自主研发的“动态水墨渲染引擎”，让每一帧画面都蕴含着东方美学的独特韵味。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则凭借国产二维水墨技术的突破，让视效既古典又流畅。

数据显示，目前全国动画相关企业超过19.8万家，行业整体实力显著提升，并形成了由“单打独斗”走向“兵团作战”的发展模式。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头部企业正在加速崛起，正日益摆脱国外电影产业的控制力和压制力，国产电影创作话语权逐步提升。

《中国动画产业发展报告（2025）》显示，2025年中国动画发展已步入风格多元、体系成型、生态融合的新阶段，“中国动画学派”的崛起成为现实可能。未来中国动画将构建融合传统与当代的“中国动画美学”；迈入智能化、工业化发展阶段；同时持续“出海”，逐渐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动画叙事体系。



齐鲁文化映照“诸子时代”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关于人类文明的“黄金时期”，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“轴心时代”学说堪称经典。他认为，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，中国、印度、希腊同时进入思想大爆发阶段，奠定了各自文明的根基。不过对中国来说，更切合实际的应该是“诸子时代”，思想家不仅留下了典籍中的智慧，更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。只是这个“诸子时代”到底该从何时算起，包含哪些内容，仍需要深入探讨。

近日，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、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研究中心在济南举办了“齐鲁文化与中华文明诸子时代高端学术对话会”，来自全国的30多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，碰撞出不少思想火花。

“诸子时代”和“轴心时代”，到底有何区别？在专家看来，400年的“轴心时代”，容纳不下先秦诸子800年的发展历程。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思想萌芽，到公元前200年学说体系基本成型，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代代相传、不断创新的鲜明特点，这是“轴心时代”难以涵盖的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涛直言，“轴心时代”

概念存在三重局限：一是忽视中国文明的“前轴心时代”，二是隐舍西方文明断裂式发展的特殊性，三是中文“轴心”翻译遮蔽了原文的动态意涵。相较之下，“诸子时代”这个概念更切合实际，既能容纳早期的经学思想，也能涵盖后来蓬勃发展的诸子学说。

更关键的是，两者核心关注大不相同。“轴心时代”偏向逻辑思辨和真理探求，而“诸子时代”的思想家更多关注如何治理社会、如何规范个人行为等实际问题。这种强烈的实践品格，在齐鲁文化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从周公制礼作乐奠定礼乐文明根基，到姜太公“工商立国”“尊贤尚功”的务实理念，齐鲁大地形成了“守正”与“创新”并存的文化基因，为后来诸子思想的勃兴埋下伏笔。

“周礼尽在鲁矣”，人们提起鲁国，默认它是周礼最忠实的守护者。周公当年制定的六官制度、礼乐秩序，被鲁国完整地继承下来。把这份“守正”精神发扬光大的，则是生长在鲁国的孔子。孔子一生践行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的理想，他没有机械地照搬周礼，而是把外在的礼法制度，内化成“仁者爱人”的伦理自觉。这些思想不仅成了儒家学说的核心，更为

中华文明注入了和平性与统一性的精神内核。山东大学教授杨朝明指出，中华文明突破期并非始于诸子百家，而是在周初完成制度性建构，“诸子时代”的思想创新，实为对周公精神的继承与转化。换言之，鲁国守住的不仅是周礼的形式，更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根脉。

如果说鲁国是诸子思想的“精神坐标”，那齐国就是思想创新的“实践舞台”。这片土地上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，直接催生了“诸子时代”最具活力的思想融合。山东大学教授吕文明认为，齐国的缔造者姜太公可视为“诸子时代”的“百家宗师”，其思想不仅影响了管仲、吕不韦的治国方略，更渗透韩非、墨子的思想以及孙子、尉缭的兵学理论，是齐鲁文化滋养诸子思想的生动例证。“这些考古史与学术研究相互印证，清晰地勾勒出齐鲁文化作为诸子思想‘源头活水’的历史脉络。”

春秋时期，管仲在齐国推行的改革，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，“尊王攘夷”则守住了天下共主的礼仪底线，维护了中原文明的安全环境。到了战国时期，齐国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：设立稷下学宫。在这里，儒家的礼治思想、道家的自然观念、法家的法治主张、

阴阳家的宇宙学说，彼此碰撞，相互吸收，成就了百家争鸣的传奇。

稷下学宫的学术实践，让思想碰撞出火花，更孕育出一系列兼具多元特质的思想成果，成为“诸子时代”从“百家分化”走向“百家融合”的重要转折点。放到今天的全球文明对话中，齐鲁文化孕育的诸子思想，依然展现出独特价值。齐鲁文化滋养的诸子思想，秉持“天人合一”的宇宙观和“和而不同”的文明观。而齐鲁文化本身“守正与创新”的辩证统一、“理想与务实”的协同推进，更给当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思路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林存阳认为，齐鲁文化是“诸子时代”的核心引擎与思想熔炉，其内在张力推动中华文明思想的塑造。这种“和而不同”“兼容并包”的思想，无疑能为解决文明冲突提供重要启示。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曹峰说，“诸子时代”可作为重构“中国古典学”的时代视角，将诸子思想的生成、传承与影响纳入更广阔的时代，使古典学获得新的生命力。

毕竟，那些在齐鲁大地上孕育生长的思想精华，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，更是我们前行路上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。